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
第五十五回 雲在田執法如山 王起榮因嫌撤任

話說陳小儒看過甘誓來書，回手遞與王蘭道：「甘又盤致在田的一封信內，可謂一樁奇事。」王蘭忙接過細看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不意甘老臨老入花叢，他也留心在這些世務上。然而這一班官紳，卻也鬧得不成事體，怎生一個妓女出殯，他們去衣冠走送，又在通衢鬧市之地，眾目共見，何以為情？在他們以為風流自命，殊不知這般風流，即近刁蠻無賴。最不解是揚州這幾位賢上司、鄉先達耳目逼近，竟置之不問。遙想平日也是可否依違，於官方上不甚講究；存心使僚屬懷恩，不使僚屈畏威的意思。故而他們才敢公然放誕，毫無忌諱。怪不得甘老激起不平，大書特書的，信致在田。否則甘老年紀雖大，與人卻甚圓融渾厚，從不肯輕易得罪人的。何況又是本城官紳，屈在桑梓，更當分外關切。想必實係看不下去，才引起他的老牛心古怪來。他何妨逕寄在田，豈不簡便？定要是由你這邊交去，又函而不封，使你先閱，分明怕的在田拖查過身，不上緊究辦，叫你去催著他做。又使我們見了，知道他是圓公起見，並非挾嫌借公報私等事。我們既共見此書，在田即不徧不問。」小儒道：「甘老無非是這個意思，然而卻難著我了。若送了過去，在田亦是有肝膽血氣的人，見了此書，必然澈底根究，即苦了這一班官紳。可憐那些小官，聽鼓多年，衙參終日，一旦因此獲咎罪誤。那些紳衿也非常容易博得一第歸耀鄉黨，亦因此而身敗名劣。若不交與在田，又負了甘老一番作意。日後知道是我未曾送去，豈不怪我。」王蘭笑道：「小儒又迂闊了，信是定要送去的。人家寄了與你，不是叫你捺攔的，甘老的來意，是暗中叫你催促在田，不可遲延。你只管送了去，隨在田辦與不辦，你不去催促，即是你的情分了。這一班官紳，也是自作孽，不能怨甘老多事，何能再怨你送信的呢！」二郎在旁亦說：「送去為是，者香的話不錯，你不去催就是了。」

小儒道：「送與不送，且待明日。先發回書給來足動身。」王蘭即坐近桌前，將小儒求婚的話敘明，隨後又說到賽珍的話，寫畢遞與小儒過目。小儒也取了一幅花箋，寫了數行回覆甘誓，告訴徵、焜兩子僥倖秋闈，又稱賀甘露高奪魁榜。將兩信封好，交與甘家來人，賞了往返的舟資，叫雙福明早打發他回揚。來人接過信，謝了賞，同雙福退出。小儒等也各自回房安睡。次日，甘家的人回去，不須交代。

小儒起身，將甘誓的信帶在身旁。先約了王蘭，二郎往視江相的病，見漢槎愁眉淚眼，伯青亦快快不樂。眾人細詢江相病原，漢槎道：「前幾日不過勞乏起見，近來夜間覺得沉重了些，又嗽個不止，時喚胸膈悶塞，若是有痰哇吐不出。今早醫生來診脈，說是添了病症，原說過最忌添症的。在我等愚見，不如將後事辦齊，代老相國衝沖喜，雖屬不經之談，想老相國一百年後，都是要辦的，倒是早辦為妥。」你們聽醫家這般說法，可不叫人害怕。將才在田也在這裡，他亦勸我早辦後事，『醫家的話，不可不防。沖喜一說雖近俗談，尚尊老相國不藥而自愈，豈非妙事』。我所以著人料理去了，好在材是現成的。上年有個川中官兒，進京引見，帶了兩副來，一送我們，一送東府裡王爺。據說川中老山內，只生了兩株杉木，還是前朝遺下來的，未曾有人入山斫伐，將近三四百年之久，其木之大，有數十人合抱不過。他費了幾千金，方向山主買下，即在山內伐倒，剝了兩口材，連棺蓋都是齊縫湊樺，推合上去的。由川運至京中，較買的價目還要多出倍許。後來我們也給人評論過，無不盛誇此木，為人世罕有之物。適才我叫人抬出去拂拭布漆去了。就是冠帶等物，尚未預備，亦吩咐裁縫連夜的趕做，大約明日即可齊全。」

二郎道：「老恩師年高的人，即是無恙，逢到明暗九年，及整壽之日也可置辦。至於醫家所說，他們是防而不備，預先說了，倘有疏虞，即怪不著他們。也算不得什麼，那裡他們是活神仙麼，能料人生死？況老恩師生平正直，必臻上壽，些許災晦，吉人自有天相。子騫斷不可過於憂慮，打起精神來，訪請名醫診視。這些醫生都是隔靴撓癢，看你家害怕，他即說得緊要些，若你家不甚害怕，他即說得婉轉些，全沒有一點的識見。因你問得殷殷的，他才說出預立腳步的話來。」

小儒，王蘭亦同聲說是，齊寬解了漢槎一番。又將甘誓來書，給伯青看；伯青笑道：「他們縱然放誕不經，此老也未免多事。若說那章如金，我深知其人。前年在南京時，也曾見過幾面，倒不是個尋常脂粉，不意竟成短命，又遭惡死，卻也可惜。」王蘭笑道：「據你所言，你若在揚州，也是要去送殯的。倘甘老在這裡聽得，定見說你狂妄，把平日賞鑒你的一番心意，要一筆勾消的了。」二郎道：「如伯青在揚州送章家的殯，那一班官紳倒可無事，只怕這罪名都要推到伯青身上。豈不聞春秋責備賢者之語。」說罷，眾人都笑了，見漢槎坐在一旁默然愁悶，不便久坐，遂大家作辭。

小儒叫王蘭、二郎先行回去，他即向總督衙門。雙福先去投了帖，從龍迎接入內，先道謝日前叨擾，小儒也謝了步。彼此歸座，方將甘誓的信交過。從龍看畢，惱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既忝列官紳，難道一毫廉恥不知？居官的人，挾妓尚且不可，何況眾目昭彰之地，還著衣冠親送女柩，目中全無法紀，視仕途如兒戲矣。揚州那一班上司，也是些聾耳瞎眼麼？連甘老先生，旁觀都動了不平，他們近在肘腋之地，置而不問。尤可惡者，魯令起先作為甚好，我才調劑他甘泉署的，他竟敢得賊私和人命。章如金雖不是賈，許等謀殺，亦當問明威逼情由，豈可草率了事，更不可恕。」

小儒勸道：「誰人背後不行些錯事，好在此事已過，何苦又頓起干戈。停一日行一角文書去，將該管官申飭一番，以戒下次，又不使甘老構怨於眾。再則魯令是你保舉的人員，你若認真查得出賊一事，豈非自貽伊戚？也可訓飭他，戒其將來。」

從龍聽了，勃然作色道：「小儒，你說的是什麼話？你也做過一方表率的大員，何以委頓若是。今日若仍是你在此，此事即可含糊過去，將來這一班無恥官紳，益發橫行無忌了。至於甘老先生此舉，真不愧敢作敢為，有膽識的前輩，竟不避嫌怨，致書於我，我方將感謝他不盡。否則我也被他們蒙混，人即笑我為泥木之偶了。若說魯令係我保舉之員，他以前居官甚好，自然要保舉，現在膽敢受賊，理當究辦。自我薦之，仍自我劾之，足見我秉公去私，絕無偏袒，有何妨礙。小儒你不要問，我自有我的辦法。」

小儒見從龍不獨不依，反鐵錚錚的說出一番大道理來，不由得臉上一紅，笑了聲道：「倒是我多話了。」遂起身作辭。從龍也不相留，送至二堂口，俟小儒上了轎，即轉身回至內堂。傳話房吏敘文飛飭揚州府訪查此事；並行文鹽運司傳提運判朱丕到省質訊；又札飭江寧府將章三保所控威逼伊女如金身死一案，速調原被卷宗人證，來省詳細訊問。

這兩紙文書行到揚州，把個揚州府嚇壞了。原來那揚州府知府，仍是毛公。他因前次是署理揚州府事，後來在部裡用去若干，謀了實授，又加了按察使銜。他為一任揚州府十萬雪花銀，因此上捨不得調升別處，丟下這個美缺。所以小儒等人，各省內外升轉了一番，此時又多乞退歸田；毛公猶是個知府，穩坐揚州，安然未動。

今日，正在署內無事，與幾名清客相公閒話。忽奉到總督來文，查問本城官紳送妓女出殯一事，及魯鷓得賊私和人命，與傳提賈、許人等。可憐毛公連一絲影響都不知道，嚇得目瞪口呆，連稱怪事。座中有個清客，見毛公如此倉惶，忙出座詢問緣故？毛公即將總督來文的事，一一說明，又道：「我近在揚州，竟毫不知曉。何以雲大人遠在南京，訪得如此的確，究竟有無其事？」清客道：「原來為的這件事，卻是有的。」毛公忙問道：「你想必曉得的，何妨請說原委。」清客遂將前後事由，細說一遍。

毛公聽完，跺足道：「這班該死胡塗東西，鬧出事來，還要帶累我。自家衙門裡的人，都不能管束，我真在鼓裡呢！這種處分，可擔得冤不冤？我也沒有別的主見，將他們一個個姓名，開送上省，聽憑制台去辦。他們自作自受，不能怨我，要知我也護庇不下。魯甘泉亦甚是胡鬧，案不審清，就含含糊糊准其息訟。這也罷了，民情以啟、訟為上。怎麼受賊的事，鬧到制台耳內，反將這起案弄得不實不盡，顯有情弊在內。真正這位雲大人耳風太長，令人可怕。」便吩咐去請魯太爺來議事。又照著清客口內所說的送殯等人，開下姓名官職，預備申察。

少停，魯鷓已至，見毛公請了安，一旁侍坐道：「大人呼喚卑職，有何見諭？」毛公也不答言，即將制台的訪文，與札飭江寧府轉行的移文，一並與魯鷓觀看。魯朗看了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忙立起回道：「卑職准章家息訟是實，並未得賊，雲大人不知信了誰的讒言，使卑職含此不白之冤，要求大人格外栽培。」說著，又請了個安。毛公冷笑道：「我也不知你可得賊未曾得賊，在我面前

辯白，毫無益處。你到雲人那裏去辯白有無，是正經。我將許春舫交過來，讓你好送上省去。你快別要求我，我為許春舫擔的那處分，又去求准呢？只好大家碰造化罷。」

魯鵬素知毛公是個好利沒膽的人，況且這件事，他是燈草拐杖，做不得主的，求他無用，便告退出來。回轉衙門，先將原被兩造人證傳齊，親自押送上省，預備去料理。毛公也著心腹家丁，到省中打聽制台若何辦理此案，好便宜行事。

魯鵬次早封了座船，帶著人眾起程，直向南京。賈子誠、朱丕等人，竟是意外之變，好似迅雷不及掩耳，一時那裡措手得及，惟有跟著魯鵬起身，且到省中再議。章三保更無庸交代，分外恐懼，只怕此去性命都沒有。媽媽不放心，也隨著同來。一路上互相抱怨一番，又彼此哭泣一番，鬧的人眾皆不得安。

一日，已抵南京。魯鵬將在案人證，送交江寧府衙門，自己即來稟見制台。從龍看了手本，擲下道：「叫他回去，靜候審明情節，聽參就是了。他這官兒很做得好，很有聲名，此時卻不便見他。」裡頭傳出話來，魯鵬無奈，只得回轉寓所。到底心內不服，留意訪問，是何人在制檯面前搬的是非。

訪了兩日，方知是甘誓書致陳小儒轉交與雲大人的。魯鵬咬牙痛恨，大罵甘誓、小儒等人。「我與你們往日無冤，近日無仇。章家又不是你們的至親密友，何苦替他家出頭，揭我短處。就是他等送殯，亦與你們無涉，壞的是他們聲名，敗的是他們品行。日後雲大人訪問出來，究辦他們，即死而無怨。偏偏在這時候挑撥他們，固然不利；我又添上一層處分，可不是倒灶麼！姓魯的從未得罪過你們，可是硬要與我結冤作對。唉，罷咧！人生何處不相逢，我拚著丟官回家，天大的事也沒有了。你們就要耀武揚威一世，還要將我魯雲程制度的永不翻身；不然此怨此恨，何時方休。」遂賭氣喝令從人們收拾回揚，聽其參力。又情知此事不得討好，何必自惹沒趣。回至衙門，即通稟告病請假醫治。

雲從龍自回卻魯鵬不見，料定他仍要尋找門路，前來說情。即嚴飭江寧府趕緊訊明，毋得隱混。又一面將賈子誠、朱丕、許春舫等人職銜，暫行斥革，歸案並訊。江寧府奉命，即升坐大堂，先將章三保帶上訊問。章三保明知這事胡混不去，徒然自取羞辱，便一直供不諱。江寧府命落了供，帶過一邊。又傳喚賈、朱等人上堂。賈子誠見章三保業已直供，料難狡賴。況衣頂已革，又沒了護身符，怕的被申飭下來，也只得從頭細說。朱、許兩人亦各自招認，連私賄魯鵬，及買囑章三保息案等事，都一齊說出，也落了供。這件公案，毫不費力盡得實情。江寧府好生歡喜，將眾人仍然管押。退了堂，即申詳制台。

從龍見了詳文便擬各按罪名出奏。適值白鵬告病請假的情由，稟了上來。從龍原不容取巧規避，因幕友等再三勸說，又想到魯道同尚在閣辦事，須留一二分人情，遂先准了魯鵬告病，代他奏請卸篆，回籍醫治。連揚州三府，一並開缺，另行揀員補署。然後方出奏章三保等一案。又將送殯的一班官紳，悉行奏請斥革。兩淮運司，揚州知府均有失察，謫記人過一次，不准抵銷。暫且勿提。

單說魯鵬見准了他告病，便將任內一切交代，算得清清楚楚，專待新官接手。過了一日，新任甘泉已至，魯鵬交卸事畢，即僱了幾號官船，帶著眷屬，向清江去見他丈人。原來洪鼎材於前月奉到恩命，調授山東巡撫。漕河總督放了戶部侍郎曹人生來接代。魯鵬本與劉蘊嫻相稱，亦是曹大生的東牀。此番回京，正可便道至丈人任上一行，訴說他一番冤屈。兼知衛守備王起榮，原名王喜，是陳小儒的家丁，本籍江蘇人氏，冒入宛平縣籍，報捐今職。魯鵬因痛恨小儒，難得有這般情節，被他訪聞的確，欲請他丈人參奏王起榮，以家丁改名易籍濫捐職官，又可牽制到小儒身上，可以一擊兩傷，再則他夫人也要歸寧。

到了清江，即著家人們押著行裝箱籠先行。魯鵬同曹氏坐了人轎，隨後進漕台衙署。留人生夫婦見女婿女兒齊至，甚是歡喜，忙命人打掃出一進屋子，讓他們居住，又擺酒代他夫妻接風。席間，魯鵬即將告病原由細說，又說到王起榮係陳小儒的家丁，濫捐職官，請他丈人參劾。曹大生口內雖答應魯鵬，心下暗付道：「若論王起榮做過陳小儒家丁，今日濫捐職官，非獨王起榮有罪，陳小儒亦難置身無過。但是陳、雲等人結為一黨，現在陳小儒雖然退仕在家，聖恩時有賞賚；加以雲從龍聖眷甚隆，他又與小儒至好，我若參劾王起榮，豈不得罪雲陳二人。況前次大婿劉蘊，又蒙小儒盛情體恤。雖然女婿如此托我，不便推卻，我想得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則在此，既允了女婿所請，又不惱他們。目下揚州衛屈的漕米軍租，尚未繳齊，莫若即借此因由，說他公事遲延，參劾去任。縱陳、雲等人知道我因女婿的事參他，我是借的公罪，他們也不能奈何於我。」想定主見，便笑向魯鵬道：「賢婿放心，一個衛守備能有多人，沉在我竹下；只要一舉手他即休矣。惟有濫捐職官一節，須要拿住他的實據方好揭參。不則他亦可狡賴，何以見得是充當過家丁的？遙想陳小儒亦要代他遮飾。我意先借款公罪，參他去任，然後再慢慢訪確他濫捐，得了實據，即不難參劾。凡事都要三思而行，未曾出手，先防還手才是。」

魯鵬聞說也只得罷了，好在先將王起榮捉參去任，亦算抹了陳小儒的面孔，稍出我胸中氣悶，待訪得確據，那時再為發手。

翁婿談談說說，直至三更，各回寢所。裡面曹老夫人也與女兒說不盡的別後情形，便留住他夫妻過了年，俟春日融和進京，路上好行走些。魯鵬又具稟啟入京，告訴他父親魯道同。

不提魯鵬夫妻暫住清江。再說雲從龍的奏折入都，隔了一日，奉到上諭：

據該督參奏各款，悉如所請。惟章三保所得銀兩，姑念其女如金死於非命，著迫出一半存庫，以備公用。並著原籍地方官，嚴行管押，不准在滋事地方逗留。原審甘泉令魯朗，既告病解任在先，著加恩免議。其餘往送妓女出殯之該官紳等，殊屬藐視法紀，著照單一並懲辦。該管官等，亦著加恩，各降三級，記大過一次，不准抵銷。雲從龍見了上諭，即照例辦理。

朱丕、許春舫兩人即去了官職，難在揚州居住，便各回本籍去了。賈子誠亦因革去衣頂，無顏見人，又因歷年結得仇怨太多，恐再被人告發，所幸腰纏甚飽，到處皆可為家，遂跟了朱丕至浙江暫避。所有眾官紳，只因一時高興，都獲了咎戾，此時返悔不及，也是自取其辱，難以怨人。便回籍的回籍；躲避的躲避。無須贅說。

惟有章三保夫婦分外晦氣，賠掉了一個活搖錢樹的女兒，又喊稟告狀的大鬧，始得了幾千銀子，可以從此溫飽，另作生計；日後還想在如玉身上，落這麼一款，是以有所恃而不恐，在如金喪中，很用去若干。出殯的這日，雖說是眾官紳代辦，他家亦貼了幾百銀子在內，又酬謝了畢世豐一千銀子，所餘的也只得一半了。此時要迫出充公，真乃空喜歡了一場。

媽媽只急得要尋死拚命，反是章三保勸慰道：「我們這件事還算運氣，若要全數追出來，恐怕賣人賠補都不夠呢。只當如金暴病死了，又向誰討銀子去？猶落了一場風光。凡事不能前思，都宜退想，好在我們近年餘下的私財，未曾動用分文，在南京尚可買幾畝薄田，將就度日。待如玉揀個好好人家嫁去，我們也交代過首尾了。」

如玉亦從旁再三勸說，媽媽方無話說。即收拾回揚州，將住的房屋，變賣了兩百銀子。重又來至南京，不敢在城中居住，到鄉間尋下一所屋了。又買下幾畝田，自耕自種，他夫婦倒無憂無慮的過活。隔了一年，有位過路官長，因無後嗣，看中了如玉，要買去育子。章三保又得了一宗身價添補，又承繼了一個族中姪兒為後，接續香煙。此乃他夫婦終身交代，後文不提。

單說雲從龍自發落過人眾之後，甚為愜意，便坐轎來見小儒，細說此事。小儒笑道：「你只圖辦得導風峻，須知這班人恨死我與又盤了。」從龍笑道：「小儒而今真成了婦人之仁了。若各直省督撫大員，都似你這般博寬仁慈愛之名，那一班貪婪牧令，更要張牙舞爪，虐害百姓。豈非縱使殃民麼？你如身處其境，亦不能置身事外。現在你在局外，袖手旁觀，樂得替人說句好話。豈不聞丈夫處世，一要人喜，二要人罵。自古恨小非君子，無毒不丈夫。況我輩身受朝廷厚恩，又生當太平之世，無從答報，惟有嚴束群僚，潔己愛民，庶可報涓埃於萬一。若一味唯唯否否，只顧保自己祿位，幾席之外，不相過問，非獨深負君恩，亦忝辱了平日父師的訓誨。」

王蘭在旁，忙掩耳搖頭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這些迂腐的談論，我最厭聞。在田現在是任重千城，將來定名垂竹帛，千古不朽，理當如此。不知我們目下乃世外閒人，與世無聞，在田這一番絕大議論，可惜對我們空說了。所謂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我們只曉得風花雪月，詩酒琴棋，此數事外，矢口不言。我勸你對那當時當道的人講去，方有裨益。」說罷，滿座皆笑了起來。

從龍亦笑道：「謹領尊教。即如我是絕俗的俗子，此論甚污尊耳；者香既是個清尚不群的流品，怎麼前次又出山的呢？若不經心國政，切己民情，那宮保恩銜，又從何處得來的？只怕我這一問，要問窮你那矯情巧辯了。」二郎拍手道：「在田此問，真要問倒者香。試問者香猶有何說？」王蘭仰面大笑道：「此間亦不足難，我說你們是俗子，到底其俗入骨。豈不知出為禹稷，退即巢由，方無愧頂天立地的男子行為。『彼一時此一時』六字，即可包括無遺。我並非說在田所議非是，無如對我輩而言，可謂言之失當。」

眾人正在談笑爭論，忽見雙福拿著銜本上來，回道：「王喜在外求見，說有要話面稟。」小儒聞說，詫異道：「他好好在揚州衛任上，不應到這裡來，其中必有原故。快叫他進來罷！」雙福退下，少頃領著王喜上堂，見眾人請安，站立一旁。小儒命他坐下，問道：「你在揚州衛任上甚好，怎麼有閒暇到南京來的？」王喜即將被參情由細稟，又打聽出是魯鷗挾仇，攬撥他丈人揭參的。小儒道：「魯鷗你毫無芥蒂，怎生叫他丈人參你？我真不解。」

王喜道：「因為參的勸語是：『繳納遲延，有意玩公。』我見各省漕糧，均未繳納過半，惟揚州衛屬已繳了八九，何以反說遲延受參？故著人前往清江，細細訪問。後來鄭林又有信通知我，方知是魯鷗的讒言。他為甘老先生有信到南京，又是主人送去的，即遷怒到我身上。據說還叫他丈人參指以家丁朦混捐職官，欲借此牽制主人。倒是曹人人恐得罪了這邊與雲大人，不肯照直奏參，說什麼投鼠忌器，又回不過魯鷗，才借著這公罪名目撤任。不怕別的，只怕我到標候補，漕帥又尋別故。又有魯鷗現住在清江署內，分外不能容我，豈非白白送去了，以頸就刃。所以請一個月的假，過來求主人設法解釋。」

小儒聽說，當未答言，早惱了雲從龍，向王喜道：「曹大生因信了他女婿攬言，參你去任，可見小人的心是不能問的。我倒推情，准魯鷗行告病，規避承審不實，及受贓的處分。他不知感恩，反歸怨於小儒等人，又波及於你。你只管放心去回標候補，只要你處處小心，不可人意，諒曹火生也奈何你不得。你耐心守這麼一年半載，我都仍叫你回揚州衛官的任就是了。曹人生別倚著一朝權在握，便把令來行，他若犯到我手內，尋著他的過失，我亦可參劾仙。」王喜聽了，忙立起請安道：「蒙人人恩典，粉身難報。只求曹大人不尋事，只算萬幸。」

小儒笑對從龍道：「在田何如？我說他們都要歸怨我與甘老的，竟不出我所料。又奈何不到我們，卻遷怒至王喜身上。王喜可謂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他是半天裡塌下來的飛災。」從龍笑道：「我已允下，代他謀覆揚州衛任，還對不過你麼？猶要挖苦我，小儒真乃斗筭之器了。」小儒又問王喜，家眷可否同來？王喜道：「來了，到上房叩見太太去了。」小儒點點頭，命他暫行退出，好在你尚有幾日耽擱，此事可從長計較。從龍道：「沒有什麼計較，依我這般去做，包你不得誤事。曹大生若將你守備參掉了，我保你個提鎮。」王喜又謝了，才告退下來。

王蘭閉目搖頭道：「在田只顧說得暢快，以朝廷的名器，賭你們的勝負，與適才一絲不苟，侃侃立論，何相背若是之遠？」從龍笑道：「你這促狹鬼，專會踹人家的空兒。我不過這麼說罷咧！我也無暇同你鬥口，避你何如？」便起身作辭。王蘭道：「古君子立身不苟，當知立言亦要不苟。你既理屈詞窮，焉得不遁！」小儒與眾人送了從龍回來，見桌上有封書信，是揚州甘誓寄來的，忙展開看畢，知所說的兩頭親事，甘誓已應允了。並寫明俟實徵、甘露春闈後，再行納聘；又約徵、鷗等人京，便道揚州，與甘露同行。小儒遞與王蘭道：「你的媒人做妥了，預備肚皮吃謝媒酒罷！」

王蘭道：「這兩門姻親，我期其必成，若逆料不成，我前日也不肯輕易作札。難得是現成的事，何妨撮合。閒話休提，我想起一件事來。昨日我走到絹雪齋裡，見梅花開得甚好，連嶺上紅梅，都放了幾處南枝。想是今冬天氣融和，炸開來的。我們擇個日子，要去賞一賞梅花，別要辜負了冬景，冷落了臞仙。」二郎道：「我亦久有此意，因晴日賞梅覺得無趣，待下了頭場雪，準備圍爐酌酒，見梅雪爭輝，方有趣致。」

小儒道：「楚卿所議甚善，最妙待頭場雪後去賞梅。況我這連日也沒有空，要打發徵兒等進京。雖不要我代他們料理，因他們是初次春闈，不諳體制，趁此暇日，與他們談說談說，以免臨時錯亂。」二郎道：「這也是正經，然起程的日子尚覺太早。」小儒道：「我意在叫他們趕進京度歲，遲下去恐雨雪多了，路上難走。不然何必這麼早呢！」

正說著，見三佳兒匆匆進來道：「江府裡打發人來報信，說江老火人今兒午刻歿的。現在合城的官紳，都去候殮。請爺們示下，好預備轎馬伺候。」眾人聽說，吃了一嚇，忙叫快備轎馬到江相府去。三桂兒答應了聲，急急出來，傳話人眾伺候。小儒等人內更換衣冠停當，外面轎馬已齊，眾人上轎，跟從上了馬，直奔江府而來。未知江丙謙歿後有何事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